

朱子文集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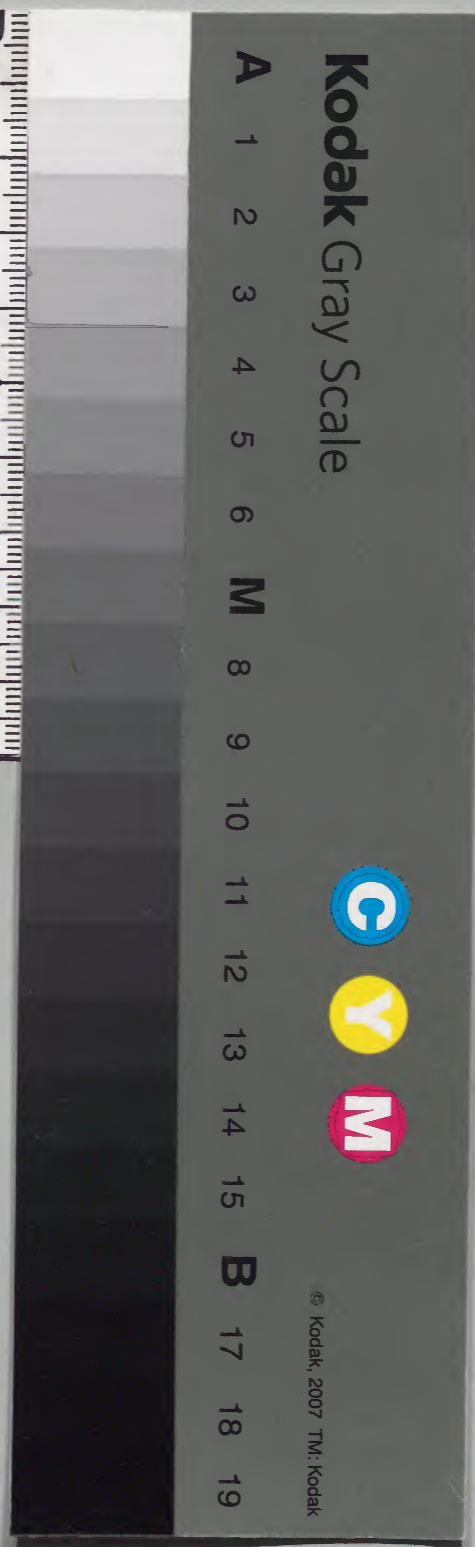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入	號
一	四	二	冊
三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入	號
一	四	二	冊
三	架	函	類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03)
函號	299 47



朱子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與雷相公書

淺草文庫

受業諸子全校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
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
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
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
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
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
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

朱子文集

卷之八

一

三宜堂

持狀申省。愚慮惴欵。罄竭亡餘。不敢重免。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嘉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淡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畧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喻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

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况如丞相。尤其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得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酒。不唯直既往之寃。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淡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畱意。博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

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思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

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竝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者，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

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
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
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
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
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淡願丞相之加之
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
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
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躡躅之孚
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
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

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
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
尙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
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
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
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日昏作字不謹并丐
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恙重茵
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相公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不

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會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

里小兒之淺。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已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勒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

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竝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可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

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汲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汪尚書書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卽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

先子文集 卷之八
述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北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為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墻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為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

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為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願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叩首信脅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朞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

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
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
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
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
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為譴而欲與之上下
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
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
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
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
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為何如

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
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
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
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
惟益為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尚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
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
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
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顛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

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以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

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旣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旣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

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卽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末期。伏乞

進德脩業。爲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祇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猥朴愚。不堪

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卽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卽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

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迢退縮以求守此東南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猥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薰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况如

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
獲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
伏惟照察。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延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
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
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
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旣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
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
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掇正。若其

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
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
之人。未必究知先生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
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
法中畧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
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
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
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
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旣已慮之。而
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疎濶之策。

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

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燾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

朱子文集 卷之八
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
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
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
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
俟後便不宣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
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
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
擾民為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吏革之今

未敢洩此意若過劔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為幸或出沙縣
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
多時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
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
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為學則在官何
嘗不可為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
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為如此則只做
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為
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仔細商量大
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為之耳

只恐一日饑
荒却思此米

無計處也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远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攙掇。畱此閒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

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報。可踧踏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

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羸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畧。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

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畧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答呂伯恭別紙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喻。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着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答呂伯恭書

遽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

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

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
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
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
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
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
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
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
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
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旣未受。

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如。
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
畱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疎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
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
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
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
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
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

於道德可惜。屢詢近况。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慄慄然惟懼其

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

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
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
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
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
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典教化中不敢簿
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
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
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
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
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
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
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
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
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
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
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
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

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在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

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浚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

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
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
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
而捍其流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
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
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决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
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
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
者議臣乃復挾搃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
其日侍燕閑。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

士之言。不得以進。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
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
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人之罪。所以
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
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
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
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
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爲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
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
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

言淡分疎禮簡蓋區區之心淡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荅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旣未可期而豐約

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于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

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耻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于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淡有妨于進學而大有害于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

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于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荅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

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旣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于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荅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恠謫。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淡有得矣。更願免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解。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荅鄭子上 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并荅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啟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上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淡懷想耳

荅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為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干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為人所誑

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于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幸文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少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為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為忤也。

荅胡季隨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

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灑落為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為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為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攷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為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為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為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

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畧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淡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樂記知言之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

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污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放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荅沈叔晦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喻媮惰，何以及此。况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願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

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真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分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

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荅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

仁甚悉而所論反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于已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間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尙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

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過而求出於此也又况于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于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淡撥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于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荅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

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于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于利害之算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

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于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個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畧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荅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於知丞學士執事
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
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
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
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
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樸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
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
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趑趄於世
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聞者竊聞執事家學

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
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
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
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
引而真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
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
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
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
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於心也
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

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驚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
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
奧博及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
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
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濶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
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
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
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
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
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

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
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
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
懽尊侯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
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
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
甚

荅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
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

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揣摩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飮之味。克己復禮之寔。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寔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實行之患。故其蔽愚。若王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

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處。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懼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

也

荅張欽夫

所示彪文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也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

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平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

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濶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畧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尙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

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則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

分二 卷之八
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隕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趨於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

日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至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

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

章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是循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畧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畧性者正相南北。明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曰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之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繼之以急親賢之為務其

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矣。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于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

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
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
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
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
智亦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
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
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
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
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
前書
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
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
二說得失。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
此亦可見

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
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
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
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
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由漢
故爲仁
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
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
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
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
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
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濬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為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云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也如此也當如此之理也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

謂知寒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

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用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

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倡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

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誤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悃。未許投閑。懼留命以干誅。已諷辰而就道。伏念熹器非適用。才不逮人。粵自壯年。薦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逝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恥一士之遐遺。曲賜甄收。載加前拂。遂從祠館。畀以郡章。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淡入之安。而况恩旣厚。則其責爲甚。淡力不能。則雖勞而無補。遂竊祈於罷免。卒無幸於矜從。輿病以來。疆顏特甚。近瞻斧綉。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

布宣於使指。已明謹於邦刑。激濁揚清。吏咸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寃。矧是衰遲。獲依庇冒。載尋曩昔。幸際光儀。歛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淡慰積年之思。春令向淡。嘉生咸遂。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頌頌唯淡。敷宣莫旣。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敢擇地以求安。申畀郡符。忽自天而疏寵。凜難回於上命。耿莫遂於初心。以數年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強勉。尤切凌兢。伏念熹林壑閑蹤。布韋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沉於流俗。曩荷聖

神之眷。屢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旣疾。疾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便田廬之偃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閑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嘗習熟于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尙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猶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旣促。而費用寢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卧治之能。勝。淡。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沆。臻。膏。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于。疎。逖。肆。如。枯。朽。誤。玷。承。

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慙于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悃悃之私。刻摩罔旣。

謝政府啓

漳州解罷得祠

迫。憂。患。以。求。困。方。陳。危。懇。卽。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懇。辭。迄。成。忝。目。伏。念。熹。學。惟。信。已。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棄。病。使。遲。暮。久。莫。奉。於。馳。驅。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効。屬。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隙。黽。俛。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顧。瞻。疇。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違。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陞。論。讓。之。華。顧。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

懷惟拜賜之無名。屢騰章而自列。重煩睿旨。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還。措躬無所。茲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熙天緯。獨運化鈎。使相公力扶皇極。獨運鴻樞。參政同知相公。風推衆望。久贊化鈎。欲儲材於朽鈍之餘。適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嘉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倘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俾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旣由震讐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

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存股肱王室之心。遊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輅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闈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真庭之逸。爰淡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旣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暖席。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禰之問。尙煩縟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於鄭重。况一本薤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回謝解啓

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寃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旎。

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高庠序。行著州閭。曠昔
旦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顧輿議之
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聞辭遜之心。旋
觀三揖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
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抹洙泗斷斷之弊。尚及此時。致
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與長于受之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
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
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
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
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
諦當。不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耻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澆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
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
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

友也。其誦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

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

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

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會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條。亦畧要見脉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寶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辨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

朱子文集 卷之八
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楊子順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効。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畧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

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卽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鐘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音。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

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寬氣之說近之。但便謂寬為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寬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然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

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畧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

朱子文集 卷之八
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
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
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
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
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
而無所及。若豫講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
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
之。

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
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
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
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
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
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
諸賢之作者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
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
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

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為謝。

答許順之

示論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為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為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為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

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眾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為何如。却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為當。然。

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輟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日悞悞人。深為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已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懣。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謬誤。商量改正不妨。共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所幸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為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為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

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爲撓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畧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

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已○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已○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爲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耳。

答李敬子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

答李敬子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

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答李繼善

中間替憐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辦此否耳。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斃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相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者。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李近古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

特此便爲究竟也。

答呂紹先

承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